



纯阳宫道符箓碑

纯阳祖师命书符

“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”。由此可见，书符缘启石碑既有求福祈佑之义，也有劝诫世人行善，秉持正道的意愿。碑文又言“勒石以镇之，藏之宫下”的书符缘碑，可“镇宅驱邪，斩妖伏怪，退厉鬼避瘟神，益眷保家”，希望“人人锤印，虔诚供养”。以愚见，能驱散邪恶，益眷保家的不会是一道符箓，更多的是类似现代心理学中的“自我暗示”，既可对未知的一些恐惧提供精神的支撑，又可通过信仰强化人的道德约束，起到个体自律、匡扶民风的作用。

碑阴的文字比较有意思，先介绍了作者游历纯阳宫，看到院内有一幢“康熙己未岁郎公匾额纪胜颇悉”的石碑。见其字迹漫漶，于是重新整理文字，刻在了本碑的阴面。这段郎公记记载，郎公从浙江踏访于此，“仰见画阁瓌楼，想必蓬莱之規制。深宫巍阙，依然宇内之洞天”。和道人闲谈中得知，当年铸造吕洞宾像时，屡造不成，忽一日来了一个似痴非痴的乞丐，手持一铜钱投于熔炉内，于是吕洞宾的像就铸造成了。但是，那枚铜钱并没有熔化，而是“冠仙童之额”“甚且阅有余年。此钱自光华奇哉”。我也好奇，特去吕祖像前查看，确实在仙童之额，有一个铜钱样的东西。

符箓碑的落款为“唐省吾敬笔，田守善经理，樊尔荣撰记”。此三人的名字前有一个道家篆符，推测是其在道家的道箓。另，从夔大夫祠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的《重建乐楼碑记》落款“本村教职历任长子 训导 教谕 应州 学政 樊尔荣 薰沐书丹并撰”，以及符箓碑落款时间为清光绪丙戌年（1886）来分析，这两个樊尔荣应当为同一人，而且籍贯在上兰村一带。

统观此碑，如同一面多棱镜，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、巫术、哲学与民俗的交融共生，既是道教符箓派“云书表意”的实物见证，也是民间“镇宅保家”心理需求的物质投射，更是古人借助象征体系构建精神秩序的文化实践。

轻轻触摸这温润的包浆石碑，我的心头不仅浸润着历史的质感，更感知到中华文明的精神脉络。它以独特的文物形态，为我打开了一扇窥探古人精神世界的窗口，读懂了中华文明对“善”与“安”的永恒追寻。这或许正是道符箓碑穿越百年光阴，依然能让世人驻足遐思的文化魅力所在。

## 呼延关公庙

晓 星



关公庙正殿塑像(资料图)

在太原的北郊，汾河之畔、崛嵎山脚下，有一个古老的村落——呼延村，村中有一座古老的庙宇——呼延关公庙。

呼延关公庙始建于唐咸通五年（864），在清道光年间曾被重修，是呼延村唯一没有被人损毁的古代建筑。整座庙宇坐西朝东，占地面积1536平方米，呈二进院布局，中轴线上依次建有正殿、过殿、山门，两侧建有耳房、厢房，布局严整，错落有致，是尖草坪区现存规模最大、形制最完整的关公庙建筑群。

庙门高大壮阔，朱红色的大门上镶嵌着金色的门钉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门匾两侧抱柱悬挂楹联“忠义昭天地，威灵贯古今”，字体刚劲有力，笔锋凌厉，让人不禁对关公的忠义精神肃然起敬。

走进山门，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宽敞的庭院，地面由青砖铺就，光滑而平整。庭院两侧是厢房，里面陈列着与关公文化相关的文物和资料，让人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关公的生平事迹和他所代表的忠义精神。庭院的正前方是过殿，面宽三间，前后通敞，中央悬挂“精忠贯日”横匾，两侧悬挂楹联“有半点生死交情方许入庙谒帝，无一毫光明心迹何须稽首焚香”，这副楹联不仅是对关公精神的高度概括，更是对后人的鞭策和警示。

正殿是关公庙的核心建筑，巍峨宏伟，气势不凡。殿内供奉着关公正襟危坐的彩塑，他身着绿色长袍，头戴冕旒，面容庄重，眼神深邃，仿佛在俯瞰着世间的一切。关平、周仓奉侍左右，关平英姿飒爽，周仓威武雄壮，他们的神态和动作栩栩如生，让人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。殿内的墙壁上绘有淡彩描金壁画，摹绘关公一生功绩，从桃园三结义、温酒斩华雄，到过五关斩六将、单刀赴会，每一幅画面都生动逼真，细腻地展现了关公的英勇和忠义。

在正殿的两侧，分别是钟楼和鼓楼。钟楼内悬挂着一口巨大的铜钟，钟身上刻满了铭文，记录着庙宇的历史和修缮情况。鼓楼内则放置着一面大鼓，鼓面紧绷，鼓身绘有精美的图案。每当重大节日或祭祀活动时，钟鼓齐鸣，声音悠扬，回荡在整个庙宇上空，仿佛在向人们传达着关公的精神和力量。

除了建筑和雕塑，呼延关公庙内还有许多文物和景观。庙内的古柏，树干粗壮，枝叶繁茂，据说是建庙时所植，历经千年风雨，依然生机勃勃，见证了庙宇的兴衰变迁。庙内还保存着一些石碑、牌匾等文物，上面的文字记载了庙宇的历史沿革、修缮情况以及人们对关公的敬仰之情，这些都是研究关公文化和当地历史的重要资料。

呼延关公庙不仅是一座供奉关公的场所，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，它见证了岁月的变迁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忠义精神。在这里，可以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、文化与信仰的力量。

## 一座碑藏着的文化密码

唐中才

## 古人也用吸管杯

水 微



唐邢窑白釉绿彩吸管杯(左)和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中宴饮场景中的吸管杯(右)

在近期收官的热播剧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长安宴饮的场景里出现一款别具一格的吸管杯。其实吸管杯并非现代人的独创，早在唐代，吸管杯便已走进人们的生活。

唐代有一款堪称艺术品的“吸管杯”——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收藏的唐邢窑白釉绿彩吸管杯。这只杯子在配色上选取了“薄荷曼波”色系，外壁如水墨画般淡淡流淌，内壁似渲染开一盏浓郁的抹茶，十分温柔治愈。

造型上更是精巧，杯子自带固定的“吸管”，管身附着于杯侧，吸管的末端接于杯底中心，通过一个圆孔与杯内相连通，杯内底部装饰有立体模印的小鱼，鱼儿正好遮住了杯内的孔，也为整个造型增添了一分灵动。

这只唐邢窑白釉绿彩吸管杯身世还大有来头。它来自一艘名为“黑石号”的唐代沉船。1998年，

“黑石号”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附近被打捞出水，这艘唐朝时期的沉船共出水67000余件文物，绝大多数是中国产的陶瓷器，其中长沙窑达到56500多件，还有来自广东梅县水车窑、浙江越窑、河北邢窑等唐代南北方著名窑场的诸多瓷器精品。

这件从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归来、带着现代气质的“吸管杯”，为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穿越古今的共鸣，更是千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的历史见证。